

梨晔剧本

第一幕

你叫梨晔，是成河市成河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你的家庭美满，你从小就是知书达理的小才女，活泼开朗，你有很多喜欢的事情，你热爱科学，你热爱科学为你带来的准确感，所有事情都有迹可循，所有事情都能有规律、公式解释。而也正因如此，虽然你活泼开朗，但因为你奇怪的爱好，你身边的小朋友都不能理解你，你身边的大人也觉得你奇怪。小孩子不喜欢梨晔说的那些高深莫测的东西，大人又觉得这么一个小孩如此深沉不够天真可爱，更何况这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要学那么多数理化做什么？以后还不是要结婚生子。但在父母的支持下，你仍然坚持着你的热爱，你也并不觉得你的同学有什么错，只是有不同的爱好而已，你总是能理解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偏见与诟病，你觉得那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自己热爱就好了。你坚持真诚地对待任何人，而在你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你的同龄人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你的想法，甚至你认识课一些女生也和你一样热爱着科学，热爱着崇高的规律法则。

在你升入高中之后，你的同桌是一个看起来有些忧郁的少年，他叫含空，你保持着一以贯之的交友原则，你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和他交流爱好，帮他收发作业。你不知道你一以贯之的行为给这个少年带来了他生活中的少有的光亮，你的存在成为了他生活中独一无二的光。其实实际上他把自己的情绪隐藏的很好，但是从小时候就擅长察言观色的你总能发现他在你面前的不一样，他仍然会低着头一言不发，但在听到你说了什么之后被藏在发丝后的耳朵总会微微泛红。

虽然是同桌，但是除了你主动聊天之外，他并不会凑过来跟你说什么，平时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你注意到你的同桌似乎和你有着完全不同的爱好，你热爱

科学，喜欢公式给你带来的确定感，文科课上那什么文言文古诗之类的东西却把你搞得非常迷糊。有时候上课无聊，你就会撑着手看自己的同桌在书页上奋笔疾书记下老师的只言片语。你知道他喜欢这些东西。

有一次，你和含空说，中文的意义太多了，你知道每一个字都有无数种解读方式，你并非不喜欢这种意蕴丰厚的东西，相较而言，你更喜欢像物理公式那样确定的东西，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没有人可以撼动，没有人可以改变。你告诉他，不仅仅是物理公式，其实这个世界很多的确定性你都觉得很美妙，你喜欢稳定的生活，你喜欢有着确定答案的数学试卷，你热爱着这种美妙的确定性。

少见的，含空在听到这段话之后有了比较明显的情绪波动，你看到他眉头紧蹙，似乎对你的话有所反感。良久，也许是在内心做了激烈的思绪搏斗，他理了理遮过眉毛的头发，他问你：“如果这种确定性被用于定义正义与邪恶，你还会喜欢这样的确定吗？”

他叹气，而后告诉你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曾经报道过一起女大学生出租车奸杀案，他用精炼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十恶不赦诡计多端的市井小民出租车司机形象，他坚定地认为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前有那么多前科，在出租车中消失的女大学生肯定就是这个被这个司机杀害抛尸，于是他做了许多有关这位司机杀人动机的报道。这之后，他的报道引来了公愤，所有市民都对这个司机口诛笔伐，并且不断督促警方调查出真相严惩凶手。在那之后不久，判决结果下来，这位司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间，所有关注此事的市民都大呼痛快，说正义果然还是到来了。但就在死刑执行后的没几天，在遥远的小村落里有一个农妇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上吊自杀。桌子上陈设的是她以血写就的遗书。农妇文化水平一定不高，那封遗书里有不少错别字，甚至有不少错字都被圈画修改过，她用自己能想到最好

的词语去解释一切，她一遍遍的重申自己的丈夫不可能奸杀了那个女大学生，她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因为她的丈夫在以前穷苦的时候偷过些什么物件就能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强奸犯，她说在那样没有饭吃的时候，又有谁可以维持自己的良知，不去做些什么？这起自杀案件在几天内被迅速平息了，警方动用了许多力量把此事压下，但作为记者的含空父亲，却久久不能释怀。他依稀觉得是不是自己错怪了谁，而自己是不是也只是打着正义的旗号错杀了良人...?含空的父亲常常和他谈起这件事，这让年幼的含空也自然而然的对这些事燃起了兴趣。然而，就在含空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了车祸不幸去世，这之后的含空和母亲相依为命。但在含空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患癌命不久矣，在弥留之际，她告诉了那年所谓车祸的真相，实际上是他爸爸因为这件事后悔的食不下咽，在经历了许多年的纠缠之后，在良知与自我之间周转，最后选择了自杀。知晓这些一切之后的含空，他对于生命，对于生死，对于所谓的确定性，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见解。

在听了含空说了这些之后，你也向含空表达了你的看法，你不卑不亢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你说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就在现在，就在这里，每个人看法都应该被尊重。

在这之后，你和含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最开始那么奇怪，你们时不时的会一起讨论一道题，也时不时地会和彼此分享带来的零食。虽然含空还是一如既往冷冰冰的样子，但是你觉得你跟他似乎还是比较熟悉的、

但这一切在一个夏夜彻底崩塌。

你的物理成绩优异，被选中去参加集训准备竞赛事宜，你喜出望外，你知道你是真的热爱这个学科，你想要在这个竞赛中获得一个好的名次证明自己。你的物理老师张国超把你叫到办公室，告诉你，他很欣赏你，他认为你一定可以脱颖

而出并得奖，但他告诉你他觉得集训的题目可能对你来说没有足够的针对性，条理清晰地向你分析了种种利弊，最后拍了一下你的肩膀，告诉你他可以帮助你并给你做单独的辅导，他认为他一定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好的成绩。

你几乎没想太多答应了张国超的建议，他告诉你请在集训之后拿着请假条到xxx小区xx号房找他，在那里他会帮你做单独的辅导，他叮嘱你请不要和别人说这件事。你想了一下同意了，毕竟开小灶这种事说出去确实不太好，别人都在集体集训，就你一个在这里接受一对一高效率辅导被别人知道了别人肯定会不高兴。

那天傍晚，结束集训的你背着书包迎着夕阳抽出请假条就急匆匆地从集训中心往小区赶，你的书包装满了一摞摞试卷。知道张国超要给你单独辅导，你特意多写了一些难度更高的题目想让他跟你讲解一下。

当你到达那个小区的时候，太阳已经彻底落下，即便是夏夜的风多少也有些凉人，你有些瑟缩地抖了抖身子，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但是请假条给都给了，这会也都到小区了，书包里还有好多题目等着他给你讲，肯定不会有什么的吧，就是单纯讲一下题。你不断地这样告诉自己。

吱呀一声，门打开，你看到那个房间里并没有什么书桌椅子，一个巨大的床占据了你的视野，而后张国超那张瘦削的脸出现，你看着他露出了淫笑。在那一刻，你不知道能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整个人如坠冰窖，下一秒，你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沉沉睡去。

再睁眼，你发现你自己衣衫不整地躺在那间出租屋的大床里。房间里的味道让你恶心的想吐。情欲、汗水、混杂着不知道什么的腥臭味交杂在一起，占据了你的鼻腔。你的大脑中似乎闪现了许多画面，你似乎被不止一个的男人推倒在了床上，他们一件一件地剥下你的衣服，你不得动弹，眼睁睁看着他们对你做着种

种肮脏的事情。

意识回弹，你知道你被张国超骗了。他把你叫来，只是为了在这间出租屋强奸你。

在那瞬间之前，你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你不觉得自己热爱科学自己想做学术有什么错，你相信你的老师对你的善意，你以为大家真的欣赏你的能力，你真的以为张国超只是想让你有更好的成绩。

原来不是啊，他什么也没看到，他只看到了少女姣好的脸庞，他只看到了你微微隆起的胸部，他只看到了你裙下的风光。

你说不出任何话，你也不想说任何话。

一旁的张国超见你醒了，抽着烟笑着对你说话。他说了什么你不记得了，只不过都是一些生殖器相关之类的黄笑话，你什么也没听进去。但你听到了一句话，张国超说你要是敢透露一个字，你的所有竞赛资格都会被取消，他甚至会采取种种措施伪造你作弊，让你高中都读不下去。

十五岁的少女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只不过是热爱着课本上的一行行公式，只不过是有自己爱好，只不过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什么到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一片狼藉的床上，你只看得到自己眼眶挤满的泪水和被泪水模糊之后混乱不堪的世界。

你的热爱只是狗屁，你蠢得很，你以为你以为大家都是顶顶的大好人，你以为你的老师真的赏识你的能力，你以为你真的可以用你的热爱用你的能力在竞赛中证明自我，但只是因为之后你稍稍地反抗了一下张国超，他动动手指就把你从物理集训的名单中划去。张国超对你下了很多命令，你不能向外人表露出任何不对，你要正常地生活，你要像以往一样积极地面对任何人，你要一如既往地热爱

你喜爱的学科，他捏着你的下巴对你说，“这不就是你的人设吗？继续演着一定很容易吧。”

作为学生，你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你的人生除了学习还有什么东西，张国超可以随便动动手就把你从竞赛名单中丢来丢去，甚至可以随便动动手就让你吃一个大过休学查看，甚至让你不能高考。你想不出任何解决方法。

你身边的人什么也不知道。含空，父母，其他老师，集训队员。一切都很正常，除了你流血的下体，所有事情都很好。

你决定自杀。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你爬上了天台，你一跃而下，你看到自己的裙角飞扬，你甚至觉得很有趣，你问自己：跳楼的人从天台坠下的加速度是多少呢？

你死了。

没错，梨晔事实上已经死亡，而前面所有都是你作为穿越者穿越到她身上之后获得的记忆。梨晔跳楼的这年是新历 129 年，而真正的你明明还生活在新历 100 年。

你其实叫李传诗。新历 100 年，你十八岁，考入了利光大学中文系。你从小就性格活泼开朗，说起来和原主梨晔很像，你也有爱自己的父母，你是在温暖与爱意中长大的孩子。你的父亲喜欢读诗，在给你起名字的时候也加了一个诗。说不定是心灵感应，你从小就和你父亲一样喜欢诗词，只不过牙牙学语的时候就穿着小裤衩站在家门口大树下咿咿呀呀地背唐诗。你很能背，你也很喜欢古诗，你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了许许多多诗集，又读了许许多多古书、读着读着，背着背着，街上的叶子黄了又绿，小平房旁的高楼一栋接着一栋地建，家家装上了电视机，你肩上的书包也越来越沉。直到这时，你抬头望着第一次住下的宿舍，你又感慨

原来不知不觉自己就从那么小的小不点长成了大学生。那时候，第一次群居的你还有些紧张，你偷偷地对着自己说话，你希望自己的大学生活能够顺顺利利的。

入学之后没多久就迎来了校园社团招新的日子，你毫不犹豫地冲向了诗词社团的摊位。在那里，你第一次见到了棠化。棠化是与自己同级同一专业的男生。那时正值夏日，阳光烈得叫人睁不开眼，棠化穿着纯白的衬衫侧靠在摊位旁，捧着一瓶冒着水珠的汽水一边喝一边和社团的人交谈。你抬头看过去，棠化也看起来。你仿佛听到汽水滋滋冒泡的声音，你好像看到了夏天在棠化的眼睛里一点点的具象化，你看他眼睛里的笑意，你看他眼睛里的热气，你还看到他眼睛里像夏日骄阳一样盛放的颜色。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你说不明白，你想要搞懂却好像无能为力，忽然你想起（这里插入一首讲解一见钟情的古诗）。你忽然好像了然什么叫爱，什么叫一见而无法自拔。棠化发现你在看他，笑着放下手中的汽水走过来，他过来询问你是不是也是大一的新生，你缓了下神抱紧了怀里的书告诉他你的名字，又告诉他你喜欢诗词想要加入这个社团。旁边的学长学姐也许感到有些尴尬便过来搭话，给你们两个各自拿了报名表，又吆喝着报名者们凑到一起一起玩飞花令。你从小就喜欢这个游戏，你觉得以你的诗词储备量一定能拿下这局游戏。结果玩着玩着到了最后别人都输了就剩下你和棠化二人，你们像小孩子较劲一样一句句地说，学长学姐不断加快速度你们也加快回答的速度，从小就开始背古诗的你玩过太多次飞花令，你的大脑像什么搜索引擎一样瞬间就能跳出来一大堆符合条件的古诗。飞花令玩了一会儿，你也渐渐地感到有些吃力，哪怕背再多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更何况越后面能记得起来的诗就更少。正当你决定主动放弃的时候，你看到棠化叹了一口气，他又抬手理了下头发，笑笑对你说，不好意思啊我记不起来更多的了，这次是我输了。你一边笑着说没事没事一边觉

得这个人是不是和自己也太像了，怎么连什么时候放弃不想再说了都一样。招新结束之后，你们自然而然地就跟着学长学姐一起去吃饭，又不知道是因为机缘还是巧合你们刚好坐在彼此对面。总之这一天发生了太多无法解释的巧合，你们俩也因为这些种种的巧合彻底地认识了对方。

那之后你们不仅仅会上一一起的课，也常常一起吃饭，坐在一起讨论最近学到的分析到的诗。棠化会给你占座，你们有时候会一起在图书馆一起看书或学习，一坐就是一天，你们捧着书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抬头又能看到彼此就在身边，你们像挚友像知音，却默契地没有人提过爱，也没有人敢戳破窗户纸。这也许是什么文学少年少女的情结，明明彼此喜爱却都各自觉得是否爱的存在会让这份本来就珍贵非凡的知音友情破灭，于是两人都一直把握着分寸，微妙保持着友人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

再一段时间之后，你们深觉彼此灵魂契合，你们钟情于同一首诗，甚至最喜欢的诗人也是同一位。你们无话不聊，会创作古诗给彼此欣赏，你们总能够感受到彼此诗词中传达的深意。在中秋节的前几天，棠化跟你说利光市市郊那里有一个公园中秋节会举办一个小活动，会布置的非常漂亮，邀请你和他一起前往那处公园赏月。你想也没想便答应了，你猜到棠化很可能是想要在那个地方跟自己告白，你心里又开心又焦虑，你不知道怎么处理感情，一直思考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些礼物之类的，总之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焦急地等待中秋夜的到来。

中秋节当日，棠化邀请你晚上七点一起去公园赏月，你特地精心地打扮了自己，穿上了你最喜欢的连衣裙，但是你跟棠化说让他一个人先去，你自己还有事。你知道有一个老爷爷的糕点铺卖的月饼顶好吃，你从小就特别喜欢那个口味，为了给棠化带去热气腾腾的月饼作为一个小惊喜，你打算自己先去老爷爷的糕点铺

买好月饼，这之后再自己打车前往公园。

等你买好月饼打上车之后，天色已经变暗，差不多已经六点半，你忽然感到有些困倦，你想着从这里到公园是还要一些时间，可以小憩一小会儿，于是便放松睡去。不等你从小憩中转醒，巨大的碰撞声快要撕裂你的耳膜，你被巨大的冲击力击倒，昏昏沉沉间你意识到，大概是发生了车祸。

再之后，你感觉眼前好像你的人生的每一幕，走马灯一样轮流地从你的眼前放映。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意识，你甚至不知道你是生还是死，你只是好像看着自己的人生被压缩成了一部影片，看着自己从小到大，但又好像看到了一些你未来的样子，你好像总是睡在床上，什么也不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唰————”巨大的声响再次响起，而这次，你再睁开眼，发现你穿着高中制服站在高中的天台上，似乎还有一步就能一跃而下。

思绪万千，你意识到你好像穿越了，而且还是穿到了一个要跳楼的女学生身上。你赶紧从天台离开，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卫生间整理自己的衣物，回到了自己的教室。等你坐下之后，你的脑子源源不断地接收到了一重又一重的信息，你理了理思绪，终于搞明白了起因后果。你从新历 100 年穿越到了 129 年九月十日的这个女高中生梨晔身上，而她自杀的原因似乎是她一直被自己的物理老师张国超性侵，这个老师控制了她的竞赛资格，甚至她的高中学籍，对于将学科视为信仰的梨晔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荒唐、不可接受。

九月十日

在当日早上，女学生梨晔因受到猥亵陷入抑郁而跳楼自杀，你穿越到了这个即将跳楼的女生身上，并快速离开了天台。你在穿越到梨晔身上之后拥有了梨晔过去的记忆，原来梨晔一直被学校的一位男老师张国超猥亵，社会的层层压迫让

她羞于启齿，她被困在其中，不得脱身，最后的最后她实在无法忍受，最后才选择自杀。

你知晓了一切之后，决定替梨晔发声，举报那位男老师猥亵的所有事实。你决定在办公室向老师举报，那个时候办公室只坐着一位老师，你依照梨晔的记忆，想起来他是学校的主任，比较可靠。于是你就像这位叫做东书华的老师举报了这件事。这位老师十分同情地安慰着你，并积极地回应了她的举报，他保证一定会帮你查清真相。

在这之后你的记忆不断回溯，你隐隐发觉事情不对劲，梨晔并不只是被张国超强奸过，当时甚至可能是轮奸，只不过你的记忆中只想起了张国超一个人的脸。你决意要为梨晔找回公道。同时，你还发现了一件极为震惊的事情，你发现你的好感对象棠化居然已经变成了45岁的大叔，沧桑了许多，并且居然是梨晔的语文老师。

你不知道棠化在她穿越之后的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你很好奇，便想要打听情况。你回到班级，与自己的同桌含空进行攀谈。你与含空在交谈中，知晓了这个世界自己的命运以及棠化终身未婚，一直在调查自己的“死”的事实。你在二十多年前的出租车上被拐卖至东书华家里，变成了“童养媳”一般的存在，你被关在他们家的地下室几十年，并且为东书华生了一个儿子。而这些事情也是含空、棠化最近才找到的真相，在东意久主动与他们联系之前，所有人都以为“李传诗”在二十多年前就被出租车司机杀害，因为当时警方查出的真相就是这么说的，甚至司机早已被判死刑被处决。

你还在含空口中知晓了“李传诗”有一个儿子名为东意久，被东书华控制，甚至装作脑瘫十余年，过得也人不人鬼不鬼，但此时此刻，你意识到，作为梨晔

的你并没有任何立场可以去见那个自己，你和东意久、东书华目前并没有任何恩怨，突然前去只会突兀。

你几乎不敢相信，你的命运居然如此多舛。但哪怕那可能真的是你的经历，但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其实你完全无法想象，甚至你可能无法理解另一个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感想。

但是对于此刻的你来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东书华是一个这样的大恶人，那你和他举报岂不是要出大事？！

你思索再三，选择告诉含空梨晔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不等你和他具体说完这些，含空似乎是被棠化叫走，并去了什么地方。等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气喘吁吁地告诉你，你身上的侵犯案件很敏感，那一个你想不起来的人很可能是什么大人物，含空叮嘱你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否则会很危险。

你点头表示了解，并在之后一直思考你自己的经历。

九月十一日

这一天早上连续上了两节语文课，你感觉忽然回到了高中校园，捧着全新的二十年后的语文书阅读的感觉十分奇妙。在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在本子上写下了最近自己写的一首诗。你抬头看着全新的高中校园，低头思考着自己的诗，越发觉得这样的生活十分的珍贵，而越是这样觉得，你就越替梨晔感到愤怒，她在这样美好的高中校园里，遍体鳞伤。

课后，你和含空跟棠化说明了东书华很可能与强奸梨晔的人有关系，并且梨晔很可能受到威胁。在讨论完之后你们接到了东意久的电话，东意久说东书华今天忽然昏倒被送去医院，他在他身上找来了钥匙，含空棠化梨晔都可以去他家，

一方面要让棠化见一下他找了这么多年的人，另一方面要讨论关于梨晔身上的事情怎么解决。

在东书华家中，你见到了在地下室精神失常的自己，而棠化见到了自己消失的爱人，那个场景对你们两个来说堪称震撼，你知道棠化对自己的心思，看着棠化泪崩的样子以及那个疯癫的自己也快要崩溃。

你和含空甚至东意久在那时都只不过是中学生，哪怕知道再多都没有用。但是在那个关头，你意识到，解决被关了二十多年的自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找到除了张国超以外强奸梨晔的人，否则梨晔很可能因为举报而被那帮人盯上再次受到伤害。你相信棠化的为人，与棠化、含空、东意久四人一同讨论，你们在那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以及思考，但由于线索过于稀缺，东书华和张国超的联系，或者说和强奸案的联系依旧不是十分明朗，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都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便各自离开。

九月十二日

这一天，含空告诉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他们似乎调查到了东书华很可能就是背后那个另一个侵犯梨晔的人，并且东书华现在似乎已经动了心思要处理掉你。

直到下午的时候，你从办公室经过，被东书华叫了进去。你看着他，他看上去像是非常疲惫，他叹了一口气，对你说：“如果你敢说出去任何有关我的事情，那么我不能保证我都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小姑娘，好自为之。”

说完之后东书华表情一换装作特别和蔼的和你讲题，讲完之后他又拍拍你的肩膀让你快回去上课。

你慌张地回到教室，坐在座位上却发现含空已经离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你决意不能坐以待毙，你必须做点什么才能挽回现在的局势。

任务：

搞清楚当年你身上发生的故事。

搞清楚梨晔身上发生的故事。

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第二幕

九月十三日 周六 案发当日你的时间线

10: 00

清晨你从家里醒来之后都一直觉得脑子昏昏沉沉的，大约是没有睡好。你又想起了东书华对于梨晔做的威胁，你决定不能坐以待毙，如果他一定要杀死梨晔，那你也只能将他杀死了。你出门买好了一把小刀，决定在晚上与东书华见面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杀死他。

13: 00

你遵循梨晔的习惯在床上午睡，那之后睡了多久你又是什么时候醒来你并不清楚。

20: 45

你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漆黑的地下室。只有一盏小灯昏黄的灯光还亮着。你看着这幅场景，你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又穿越了。而这一次，你可能穿越到了真正的未来的你，李传诗，那个被关在地下室二十余年的自己身上。

21: 00

在这时，你发现地下室的门不知道被什么人打开。你抬头，和东书华的目光相交。东书华看你似乎恢复了神智，走过来就要对你下手将你绑起来。你发现东书华似乎是嗓子不太舒服，并不能发出清晰的声音，而是“啊啊啊啊”这样含糊不清地发出怒吼。此刻的你神志清楚，你和东书华发生了激烈的搏斗，而就在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受到了你的身体似乎有无限大的能量，你失手将东书华推倒，你看着他的头磕在墙角，留下了汩汩的血液。经过你的确认，你发现他死了。

再过了一会你忽然头疼欲裂，等你回过神来，你已经躺在了梨晔家里的床上。

24: 00

警方破门而入进入你家，通知了你东书华的死讯，并且跟你说他的死很可能跟你有关，警方将你、东意久、棠化、含空四人叫来，探寻案件的真相。

请判断你自己是不是凶手，如果是，请隐藏，如果不是，请找出真正的凶手。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第三幕

从现在开始，请记住，梦境中的事情是绝对真实的。

不如想想你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吧。为什么会有人穿越？为什么会有人不
断重生？

如果梦境中的事情是绝对真实的，那么什么是虚假的？

你们距离真相仅剩一步之遥。